

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沛十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賸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過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

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焉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藏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與利為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

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未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雖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也人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馬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馬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利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立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運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澗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

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熱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揚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令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遠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

1 (69) A.H. 2-1

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阮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辱相若其類在申凡與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者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馬騶略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伴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伴也有所至而正其

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同是故辟伴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不然或一言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驢馬馬也乘驢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

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夫非夫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孰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日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自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至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煮不舉而自滅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非之由曰饗矣達達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乘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

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該辯者該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燬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而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

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聞乎子墨子曰君子無聞子夏之徒曰狗狝猶有聞惡有士而無聞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譽於狗狝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

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

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食其祿費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為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運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鄉人於越人愛會人於鄉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

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匪耶言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犛豕雜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許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

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余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楚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楚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沛十一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夫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棗盛以祭上帝鬼

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今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富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遠行者常之不足以遠行者勿常以遠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諱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